

寒松堂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 堂 松 寒

(六)

著 樞 象 魏

寒松堂集卷九

雜著

中和位育說

嘗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按朱子云。推而極之。達道。推而極之。本者。根也。千枝萬葉。從此發出也。道者。路也。千門萬戶。從此走去也。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和備矣。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使天下無一人不中。無一人不和。無一事不中。無一事不和。是廣之布之義也。所謂修道之教也。洪範云。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董仲舒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祥畢至。則中和位育之實理實事。可知也。其爲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事。聖賢存其理。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亦有聖賢而不必帝王者矣。雖一本而萬殊。實同體而異用。故一身中和。卽有一身之位育。如心廣體胖。晬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卽有一家之位育。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男女繁生。奴婢聽令。草木昆蟲。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自國以及於天下。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

何也。人君之喜怒哀樂，卽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卽雨暘燠寒之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生，生固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予所當予，予固予也。奪所當奪，奪亦予也。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徭役均平，盜賊屏息，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人無夭札，物無疵厲，則育之象也。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而雨暘寒燠之失其序者哉？夫人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

三物字說答孫退谷先生

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乃問大學物字，與舜明於庶物物字，是一是二，與萬物皆備之物，有物有則之物，是一是二。樞曰：聖賢立言，一章有一章之意旨，訓詁家難說是一。若參會說來，安得有二？舜明於庶物，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當日工虞水火，都是大學中物，人倫尤庶物之本。舜不徧物而急先務者，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仁義行，止於至善矣。又如萬物皆備於我，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一物不備，從何格起？既備於我，便非逐物矣。反身而誠，誠意之學也。強恕而行，絜矩之學也。一部大學，自誠意說到平天下，孟子兩言括盡。原自願學孔子得來，至於詩言有物有則，此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天理流行，其則不遠，件件要還他恰好處。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大人明明德，蒸民好懿。

德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雖未下問。亦可參看物之終始。事有終始也。不誠無物。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成己明明德也。成物新民也。時措之宜。止於至善也。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誠之爲貴也。諸如此類。原不宜穿鑿割裂。其實皆可一線穿去矣。敢因問而請正焉。

性習說與武承之

甚矣。人之所習。不可不慎也。因讀論語性相近。習相遠一節。先儒謂此性爲氣質之性而言。愚謂天命之性。本一也。安得又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無稍偏。然究其最初之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噫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夫以今人行道之人。乞人無不皆然。相近了了矣。只要慎其所習耳。故下節緊說。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上智下愚。有幾人哉。其餘皆可移也。武承之曰。柴愚參魯。師辟由喆。亦相近否。愚曰。以聖人之中正視之。則有偏耳。其相近者自在。固非上知亦非下愚也。四者各有當盡之工夫。各有合道之氣質。故曾子卒能傳道也。如藥性然。參耆苓朮。炮炙不到。亦有偏處。但與甘草同用。則得其平。若加芩連則寒。加烏附則熱。此又習相遠之喻也。承之曰。猶有辨。請卽以藥性言之。人參有堅厚者。有輕薄者。其輕薄之十分。不及堅厚之五分。性之不齊。豈不如是乎。愚曰。不然。人參堅厚輕薄。是氣質也。如人長短強弱之不同耳。非性也。堅厚輕薄。俱能補人。此性之相近也。卽有輕薄者。其性未嘗殺人也。此性善也。學者格物之功。顧可忽

乎哉。

克己復禮歸仁說與白東谷先生

按紫陽註天下歸仁曰歸猶與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每讀至此。既不敢以朱註爲非。又憫憫不能見大意。竊謂與其仁是說向人的那一邊。天下之人之稱許。安可必之一日耶。第云歸猶合也。通也。庶幾近之。遊子歸家而云會合。百川歸海而云疏通。其義自見。正與復字緊緊對鍼。先儒或有言及者。拈出以正之。近讀王文公語數云。仁爲心之春。春之日萬物歸之。而日未嘗使其歸。尤深切可會。至於克己復禮。儒學也。克己而不復禮。禪學也。儒者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是禮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矣。若釋氏則以耳目口鼻爲障。並視聽言動而空之。禮遂去矣。此復禮不復禮之分。而卽天下歸不歸之分也。

命說與張伯珩

命之理微。孔子則罕言矣。乃於行止死生之際。未嘗不確然而歸於命也。一則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一則曰亡之命矣夫。行廢亡而皆命。命之理其殆微而顯者也。至孟子則謂修身以俟爲立命。盡道而死爲正命。夫修身矣而不能不俟。盡道矣而不能不死。命之理抑又微而顯。顯而著者也。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命者何。陰陽五行是也。人之生也。陰陽未有不全。而不全者有之。五行未有不備。而不備者有之。偏陰者柔順而清平。甚則流而靡矣。偏陽者剛方而激烈。甚則躁而復矣。至於金缺則不

嚴木缺則不寬。水缺則不達。火缺則不文。土缺則不質。命有偏有缺。而氣質成之。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昔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裁成輔相之事。出乎其中矣。知命又曷可輕言耶。張伯珩先生語余曰。子能取子之陰陽五行而察之乎。過者抑之。不及者揚之。是知命者矣。信如斯言。修身盡道之功。無非裁成輔相之事。先生殆有見於微而顯。顯而著者與。不然。行止死生之際。蓋難言之。宜乎聖人之罕也。余將退而察夫陰陽五行之過不及者何在。以求合於先生抑揚之說矣。若知命與否。則終不敢自量也。

東林說

昔堯舜禹湯文武以道治天下。執中相傳。載在尙書。胥以躬行。非徒口說也。故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講學所以修德明矣。中庸有云。修道之謂教。則教人必先修道。又明矣。講學而不修德。教人而不修道。皆口說也。口說則近於清談。近於標榜。於是假名節者。得以附其中。而行其私。而人之惡之者衆。遂並講學而非之。其君子又疾惡太甚。小人之怨益深。心思所以中傷之者。朋黨之害所不免矣。明有東林之黨。東林蓋當時所目爲正人君子。而黨則小人加之以名者也。小人加之以黨。固小人之過。而非盡小人之過也。鄒馮兩人之品則高。而講學之名甚盛。其一時從講之人。口說多而躬行少耳。使二人者身居要職。上格君心。下率臣僚。一以敦尙風節。進賢退不肖爲務。道德交修。躬行實踐。不煩口說而學自明。卽孔子得位行道。要不外此。安用區區聚講爲哉。乃竟以成已成物之心。蹈分門戶之迹。自號爲東

林。而人卽指爲朋黨。此朱童蒙東林爲戒之疏所自來矣。繼而攻東林者。不止童蒙一疏。而受攻者。亦不止鄒馮兩人。衆人攻東林太毒。由於東林攻魏璫太急也。不知君子之於小人。除之宜操其勝。易曰。往不勝爲咎。當其權勢方熾之時。以楊漣之素信於君者。尙不能勝。况未信者乎。衆人以爲不效楊漣。則非東林。故羣起而攻之。如以木擊火。知其不勝而往。則東林二字驅之也。會高攀龍糾發貪惡。崔呈秀。呈秀賂脫擬輕罪。心不自安。乃父事魏璫。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故有東林殺我父子之語。黨禍自此起矣。衆人旣入黨局。因而誣陷羅織。遂一網打盡耳。嗚呼。漢有李范。一代偉人。議者惜其不善保身。正在疾惡太甚。又好標榜也。吾於鄒馮亦云。

祈穀說與蔚州李侯

歲庚子。州守李公樂天過庸齋而問曰。蔚之無秋也。計十年。民困極矣。食且不繼。賦將安出。兼有蝗有雹。有旱有水有疫。果數乎否。象樞曰。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誼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大夫牧此地者也。事之可爲者爲之。不可爲者盡祈諸。按周禮。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祈穀實。夫百辟卿士。如句龍后稷之類是也。諸侯以下。雩上公。祈穀之禮。自古然矣。爲其可爲。更爲其不可爲。牧此地者之責也。大夫曰善。乃蠲吉上旬之八日。率僚屬致齋祀之。象樞因與諸紳士約。各致齋從焉。

如晤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竊聞先生曰。子臣弟友盡分。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是終身行之不盡處。樞謂分何以盡。只要忠恕。禮何以合。只要克己。節何以中。只要戒慎恐懼。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先生曰。庸齋之板實。卽江村之認真也。真人本色。開口託出。

先生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能事畢矣。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法安命。樞之所謂不倒也。先生曰。成功一也。

先生曰。或曰。士不可以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並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可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並宜讓今人。樞謂不宜讓者是引之使進也。宜讓者是抑之使退也。因人施教之法。或言亦宜並存。不宜抹倒。先生曰。有前段自應有後段。如雜卦一反一正相互者然。

有問處事之道者。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樞謂水到渠成者是堯則天。舜恭己。禹無事。孔子不踰矩也。學者引水開渠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先生曰。正好理會。

先生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樞謂此孔顏真樂源頭處也。下學上達。欲罷不能。安可奪乎。先生曰。人各有不奪之志。獨孔顏真樂。是其源頭。

先生曰。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樞謂首二語。如曾子之三省身。漆雕開之未能信。是也。次二語。則孔子所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末二語。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賢可勉而能。聖不可學而至。若說與初學人。恐引入圓熟曠蕩。

一路矣。先生曰：法非專爲初學說。先生慮及初學，便是爲初學說法。思深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儒卻未說明。樞謂無私則一體兼愛，非一體堯舜生殺予奪。孔子筆削褒貶，纔是一體。學者切莫錯認。先生曰：無私與兼愛自別。

孔子罕言仁。故論人亦不輕許仁。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仁。仁從何識乎？樞謂仁者無私之謂。心安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生熟之間，達合之分耳。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求之心安理得而已矣。先生曰：罕言仁，無躡等之教也。除卻心安理得，所言何事？此論得之。

先生曰：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雖云不博，卻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先生曰：有此大受用，又何用大辨駁？

何以止謗曰無辨？昔人之言也。何以別異端曰無辨？樞之言也。無辨者非徒閉口，要盡其所當盡耳。先生曰：極是。

樞嘗聞人有言釋氏云：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著衣，不挂一絲。人皆贊之。樞謂此二語，只是一箇沒天理。吾儒終日喫飯，粒米皆挂。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此能不挂乎？吾儒終日著衣，寸絲皆挂。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讀此能不挂乎？若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

樞恐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此豳風之所以告成王也。吾儒異於釋氏。甯俟辨而知之哉。先生曰。儒家用世。釋氏出世。用世者自挂心。出世者自不挂心。所謂法各爲用。道不相謀也。

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違禽獸不遠。第二關。悅不若己。第三關。言行不相顧。樞平日策勉如此。讀先生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更嚴矣。先生曰。人不肯認者。我不諱。便是大過人處。

先生題三教堂云。法各爲用。樞以四字足爲一聯。曰。道不相謀。此都門讀答問時。申明先生之意。今錄而質之。以志十年同心之一端云。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樞讀此略爲參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固是。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樞平日家祠祭禮。止三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

欲略倣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旣以練服爲冠。去首經負版辟領。亦不必複製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畢。令嫡孫輩除服者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不見子孫俯首於堂下。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禮。後人酌古而準今。故寒家有家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不安者。便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喜商也之起予。其言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學約請問與孫退谷先生問答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云云。此與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無異。陽明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云云。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無異。何世之駁陽明者多也。先生曰。程子此說。是人以生爲性。便有善惡。若性原無兩物相對。其流爲善流爲惡。是生之性。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性也。譬之水。其原本清。流爲清。流爲濁。總皆水也。但非原初有清濁相對耳。此學問極透語。與後人語相去千里。

明道先生眞亞聖也。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又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此等語載之集中。使讀者且曰。明道先生從二氏中過來。吾輩學禪何礙。不幾爲後世嚆矢乎。先生曰。二氏邪說。足以煽惑一世。沿流千百年。豈易至此。非吾儒深入其室。盡破其迷謬。何可振醒後學。若此。如韓昌黎以禍福因果之說斥之。未有不爲異端所笑者。故宋之大儒。無不洞曉其旨。而批根導窾。彼始無遁情。後

之墮於彼教者。皆未徧讀其書。而徒事觀場。所謂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也。

顏子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蓋謂不遠復也。愚謂喜怒哀樂。怒爲難制。吉凶悔吝。過則多端。不在此處用功。終非克己之學。何如。先生曰。顏子亞聖。觀其不違如愚。所學固不離於怒與過。豈專在怒與過。讀昌黎不貳過論。亦淺之乎。視顏子矣。朱子曰。顏子之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此語可思。

祭位西上。以次而東。今改設是否。先生創行。設如士大夫家祠堂一間。東西不能容許多桌子。且祔位退後。又安得有如許餘地。恐難通行。至於神主高若干。櫨高若干。今尺準周尺若干。近世多不如式。先生曰。祭禮不宗西上之制。非始於不肖。先儒皆行之。祠堂止藏神主。朔望及時祭。於此行禮。若大祭合祭。皆請主於正寢。祭畢。奉回祠堂。如朝廷藏神主於寢殿。祭則於太廟正殿。乃古禮也。

古禮。主人主婦男女同祭。樞改爲主人率衆男先祭畢。主婦率衆婦行禮。止獻茶。此斟酌古今。不能強同也。未知是否。先生曰。祭日於正寢設一幃。主婦先在內。凡茶酒湯飯。皆主婦率子婦等親入器中。使家人妻送出。家人接遞與主祭者親獻。三獻皆然。男子祭畢少退。主婦率諸婦拜。仍入幃。主祭者送主撤饌。禮畢。

續學約不入月川。楓山。後渠。念庵。功在孔門尙少耶。涇野。涇陽。少墟。功在孔門頗多。或當日有人指摘。亦遂減其分量耶。先生曰。月川。楓山。後渠。功在孔門。與涇野諸公無差等。而薛胡羅高四先生。學識更卓。用

功甚深。細心參酌自見。近日熊敬修先生欲以涇野入集。然其語錄欲分爲十四類。便不能及涇陽所著五先生抄釋。多有未合處。然不敢輕肆盡言也。

願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

今日開講。先要說明一箇學字。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卻把與天下萬世人的本領。天下萬世人的受用。我輩每日讀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之。還是學箇甚麼。大家一想。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念頭。起一番踴躍的精神。就好講這箇學字。這箇學。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要致知力行爲主。今人於聖賢之善。多是浮慕。不能真知。故行不去。辟如四方之人。要到京師來。必先向走過的人。討箇端的。某處是水路。從某處上船。從某處登岸。某處是陸路。從某處渡嶺。從某處過關。了了。知得分明。然後程程走去。東西南北。都可到京師。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刻講書是知。轉刻踐履是行。若知而不行。便是不肯走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賢地位。與草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故夫子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尋討活潑潑趣味。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念不合聖賢的理。無一事不合聖賢的道。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愜意。這箇學。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我嘗得真趣味。便要公於人。人曉得真趣味。便要資於我。所以同志之人。因一人以及多人。因近者以及遠者。都要來商量箇爲聖賢的法子。

講求到正心誠意處。各得本性所同然。一齊向聖賢路上去。自此脩身明道有朋。安民致主有朋。世道盛衰。人心消長。道統絕續。都在這朋友身上。朱子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方還了我萬物一體襟懷。初則一心獨悅。今則衆心共悅。豈不可樂。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箇學。幸有同志者知之。他人知與不知。何損於學。我只時習便了。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流俗之人。他怎麼能穀知我的學。這種流俗之人。纔與他說箇爲聖賢。必無信從之理。就如醉夢痿痺。吾方矜憐哀憫之。不暇。那裏有一毫怨尤的意思。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到底是聖賢與人爲善。一片熱心腸。成己成物。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非君子而何。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成了君子。就成了聖賢。只是一箇學字。一息如是。終身如是。大家猛省憤發。如紅爐點雪。如撥雲見日。端不負此番講論。已至賢者學聖。未至賢者學賢。當自今日始。

願學堂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

曾子時習工夫。只看吾日三省吾身一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必如舜爲堯謀。禹皋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

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敢予足。敢予手時候。方卸下宏毅擔子。完了日省旬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與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察。便是曾子後身也。

願學堂講子夏曰賢賢易色一章

這時習之學。原是實地上做工夫。不是記誦文章了事。顏曾以下。如子夏子游。是有聖人一體的他兩人。都以文章著名。卻不重文而重行。看賢賢易色一章。便是他的學問。故說人生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的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真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上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尊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

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有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總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覩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工夫。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真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

願學堂講子曰君子不重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賴有君子一種人。勇往擔當。全要固學。纔是載道之器。若心體有一些不厚重。舉動便覺不威嚴。如容貌既不能遠暴慢。顏色既不能近信。辭氣既不能遠鄙倍。終日所學。言的都是虛文。行的都是僞事。這就是學不固了。君子貞固足以幹事。許大經綸。從此做出。原非色莊襲取。斷斷要主忠信。忠信是一點至誠無僞的心。爲聖學真根本。所主在此。直向聖學遠大處勇往擔當。言的是這箇忠信。行的是這箇忠信。任他生死利害毀譽。總搖奪他不得。所學何等堅固。要知君子所學何事。不過在爲善去惡上做工夫。須要與我爲善之人。則取友爲急。須要盡我去惡之力。則改過爲急。言忠信。行忠信。此人纔可爲友。不忠不信。正是損友。如何濫交的。言忠信。行忠信。此心纔可無過。不忠不信。正是隱過。如何苟安的。惟

君子誠實爲善。故取友如此其嚴。誠實去惡。故改過如此其速。內外人已無一不修。纔是君子之學。我輩果在此處尋聖學的種子。當自得之也。

願學堂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我夫子原有當身的指點。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便知爲聖賢更無別法。只是存養天理。不可虛度年華。所以十五就有十五之學。立志必要爲聖賢。今人立志。便圖功名富貴。蚤虛度此十五年了。既到三十。須成箇三十之學。在天理上立定脚跟。一切紛華靡麗。曲學異端。都搖動不得。今人風吹草動。引的心去。便虛度此三十年了。既到四十。須成箇四十之學。涉世既深。萬物都體驗一番。凡天理當爲的。略無一毫疑懼在胸中。今人遇大利大害。都是疑關。便虛度此四十年了。既到五十。須成箇五十之學。從事物上返到源頭處。覺得天地間萬事萬物。都從天命付來。纔到了下學而上達田地。今人逐末忘本。將分內事。諉之氣數。便虛度此五十年了。此時窮理盡性。樂天知命。天理都是爛熟的。既到六十。須成箇六十之學。隨所聞見入耳。不費思量。渾若固有。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的一般。今人聞善言。見善行。只作口邊風過去。便虛度此六十年了。到的七十。工夫無息。涵養純粹。昔日從耳入者。一一合於心。今日從心起者。一一合於矩。這矩是堯舜相傳一箇中字。不踰矩。如允執厥中一般。乃一片兢業小心。不敢自是的念頭。雖七十猶學也。今人晚年怠荒。便虛度此七十了。我夫子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不但撰出箇時習的年譜。把與人聽。卻寫出箇時習的小像。把與人看。自今思想。我輩年紀有

十五的，有三十四十的，有五十六十的，自返於天理上若何。今日若悔這十年前的缺欠，也須慮箇十年後的地頭，定要學到聖人那一件，此志便不可限量。纔是時習之學，有志爲聖賢者，各宜體會。

願學堂講子游爲武城宰一章

再看子游爲武城宰一章。子游旣列文學，就該在文章誦讀上取人。乃夫子一問得人，卻舉一箇滅明以對。可見平日胸中，全以名節道義爲重，故物色此人，爲一邑中矜式。想滅明光明正大，善行不止二事，自其小節而爲人所難者言之，詭隨苟且，世俗所喜。滅明行不由徑，這就是行己有恥的根基。奔競干謁，世俗不免。滅明非公事不至偃室，這就是大公無我的器量。看他一舉一動，既可挽俗維風，又非矯情絕世。凡有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關乎風化，合乎典禮，每至偃室，相與有成，可知也。此等人品，必見重於子游。此等邑宰，必見重於夫子。若非學聖人之學，怎造到這田地。我輩居官，當以子游爲法。居鄉，當以滅明爲法。這是子夏子游以文學之賢，敦重實行如此。孔門諸弟子，概可知矣。

願學堂講子曰德之不修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原是說的樂的。我夫子卻有憂之，再看德之不修一章，正是爲聖賢實實的工夫。有是憂，纔有是說樂也。修德在人倫日用上修，不是修邊幅。講學在道統血脈上講，不是講章句。徒義者，聞得天地間義所當爲之事，卽轉圓以從，改不善者，見得心性內不能自安之處，卽省察勿憚。如此便是時習之學。自然說樂，只因這幾件是終身不盡的事。我夫子安得不憂，但今人所憂者，功名不盛，富貴不長，子孫

不保耳。看我夫子。只要修德講學。遷善改過。功名比於帝王。富貴長於天地。子孫保於萬年。奈何人之所憂。不在此。而在彼。倘人人肯憂聖人之憂。人人皆聖矣。我輩要知今日講學。正爲修德遷善改過而講也。請勿錯認。纔是會講學的人。

願學堂講顏淵問仁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孔子自少壯以至衰老。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工夫不息如此。不獨聖人爲然。大賢以下。都是這箇工夫成就的。如顏子工夫從克己做起。把如愚足發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三月不違處。曾子工夫從省身做起。把任重道遠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一貫處。我輩要學聖人。且從二子身上體貼領會。試看顏淵問仁一章。孔子只教他克己復禮。何說。天地生人。心中各具一段天理。自其藹然與物爲體處。是仁。自其秩然與物有節處。是禮。這天理本是我所固有的。向爲私欲障礙。都埋沒了。這私欲原從何來。就在一箇己字上。有種種妄想。種種過端。行將出來。都是沒理的事。既行沒理的事。免不得殘忍暴戾了。何以爲仁。故克己復禮。是切實下手工夫。須從此處斬釘截鐵。一刀兩斷。把這私欲除的乾乾淨淨。我的天理。立地復還於我。我胸中原自民胞物與。生意流通的。障礙一撤。純是天理境界。吉凶痛癢。處處相關。如遊子歸家。如百川歸海。渾然一家一派。堯舜在上。禹稷在下。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溺曰我溺之。孔子在洙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天下聯屬到胞與中來。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看這等直截迅速。毫無停待。分明萬物皆備於我。克者誰之己。復者誰之禮。歸者誰之仁。一點靠人不得。不由乎

己更由乎誰。此時夫子說的勇決。顏子便要爲的勇決。隨請下手條目。孔子直說出四箇非禮來。都貼在己上去。視聽言動。一件有過不及處。便是己。四箇勿字。方是克己。非禮者。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禮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便是復禮。總之胸中先有禮字作主。沒禮的事到來。都無著處。我的耳目口鼻。何嘗由人制伏。由人關防。故說由己而不由人。顏子當仁不讓。合下信的下手去做。不離當身而可通天下。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其勇決如此。看他一日克己復禮。終日如愚。足發三月不違仁。領了多少聖訓。用了多少實功。纔成箇時習之學。造到未達一間地位。當日夫子教顏子工夫精細。我輩且從粗淺處各自檢點。猛然承當。當從耳目口鼻做工夫。將這淫聲美色浮言妄動四件。一一勘破。莫任己便。倘有一件到來。就把天理去省察克治。明鏡在中。四面皆照。一夫當關。千人自廢。何處埋藏躲閃。私欲去得淨盡。天理葆得完全。這樣人品。可令風聞者慕。覲面者親。我無私於人。人無私於我。豈不是歸仁氣象。顏子學聖人。未達一間。我輩學顏子。亦庶幾未達一間。可不勉哉。

這章書是顏子一生的本領。自請事斯語以後。著了這勇猛心腸。時時在己上做工夫。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見其進未見其止。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這都說他實實克己。實實復禮。無一念一事。不是請事斯語的日子。工夫純熟到極處。也不過遷善改過。懲忿窒欲。求師問友。發憤進步。我輩卻把這裏看得沒要緊。便使顏子復生。也引不到克己路上去。大家猛省。

願學堂講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

孔子時習之學。自曾子得其宗傳。再傳之子思。子思慮聖道遠而異端起。故作中庸。以明道之原於性命。者是中。此中在日用常行處。無過不及。是爲中庸。看他引仲尼所言一章。說君子者。性命完完全全。本體恰合當然之理。故中庸小人一團私意。與性命大相違背。故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其人既是君子。原有爲善之德。又用了戒愼恐懼工夫。其存心制行。自然隨時處中。也不過喜怒哀樂。子臣弟友。在這裏處的停當。卽如孔子與上大夫言闇闇。與下大夫言侃侃。麻冕純儉。便從衆。拜下是禮。便違衆。這都是時中樣子。不是一味隨時。亦不是一味執中。這纔是君子中庸。若小人之反中庸也。其人既是小人。原有爲惡之心。又無戒愼恐懼工夫。其應事接物。全是肆欲妄行。如行險徼倖。索隱行怪。這都是無忌憚樣子。本欲背叛其實。又不得不竊附其名。這便是小人反中庸。君子小人不同如此。要知這時中。就是時習的真境。無忌憚。就是不悅不樂。不爲君子的僞腸。我輩要學聖人之學。各自檢點一番。勿蹈無忌憚行逕。便是時中路上的君子。這一部中庸。也只是教人學時中。戒無忌憚便了。會心者當自知之。

願學堂講孟子曰自暴者一章

子思再傳之孟子。也是這時習之學。孟子所著七篇。只道性善求仁義。是他本領。看自暴自棄一章。說人性皆善。沒一箇不是可學聖賢的。要學聖賢。全在自家奮發。保全仁義。完成一箇人。世間有一種人。不肯暴害他。卻自家暴害。這就不可與有言。以引導他。又有一種人。人不肯棄絕他。卻自家棄絕。這就不可

與有爲。以鼓勵他。何謂自暴。因他把天生與我禮義之理是最美的。卻言語非毀。一味私欲陷溺去。雖引導他。只不肯信。便是自家暴害自家。何謂自棄。因他說天雖生與我仁義之理。我這身子。實不能勉強承認。一味怠惰因循去。雖鼓勵他。只不肯行。便是自家棄絕自家。這兩種人。怎知仁義是我性分中至安至正的理。一刻離他不得。離了此一所宅子。其餘都是危地。離了此一條路子。其餘都是邪地。奈何將自己安宅曠了不肯居。將自己正路舍了不肯由。鋼蔽既深。性命全失。甘心做了不仁不義之人。豈不可哀。這哀字明明說他雖生猶死。天地間枉生下這人了。我輩若時時居了安宅。由了正路。這便是時習之學。且悅且樂而爲君子。朝聞夕死。何至於哀。看了這章書。也知孟子七篇之中。願學孔子在此。要大家體會。

願學堂講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傳至孟子。直直截截指出本體來。教人猛省體認。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中出入往來便是路。孟子卻說這是私意。不是心。仁是人心。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中出入往來便是路。孟子卻說這是阨塹。不是路。義是人路。可見爲人。箇箇存這一箇心的。箇箇走這一條路的。奈何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舉步動念。都到不仁不義處去了。喪了自己本有的物。留一箇空空軀殼。隨著世俗漂流。無所不至。豈不可哀。試看人家失了一雞一犬。其物至輕。他覺的從那處放去。就從那處求來。何等明白了當。既做一箇人。只有這一箇心。難道自己放了去。如一所房子。失了主人翁一般。反不知去向何處。雖終日學問。不過聞見上奔馳。心愈放去。道愈遠。

故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若學道問道。只在天理上用工夫。時時涵養體察。講習討論。都是此心。但覺放到聲色勢利楊墨一邊去。一旦反來。再莫放去。斷無今日求。明日又放之理。看無他而已矣。五字。真是斬釘截鐵。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子夏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都是求放心的學問。孟子願學孔子。只是這些血脈。教世人成得一箇人。也只是這些關頭。必盡返聲色勢利楊墨之習。歸於仁義。纔是真學問。我輩誰無心。或放在酒色邊。或放在名利邊。或放在佛老邊。種種不同。各宜翻然自返。去邪歸正。莫負孟子這段點撥苦心也。

致知格物解

致知格物。諸儒辨論紛紛。家持一說。余聞見有限。曷敢以管見妄爲低昂。嘗因書旨不明。取白文讀之。從上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讀到此處。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何也。蓋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是物。致知工夫。就在這裏。不在別處也。與文不在茲乎。直在其中矣。等在字相同。與在明明德等在字相應。大人之學。內聖外王。萬物皆備。開手便從天下做工夫起。一串聯珠。歸落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得力處。朱子解卽物窮理。原自實學。後之說者。謂其卽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將不勝窮矣。故稍有滯礙。夫天地古今之物。實有不能窮。亦不必窮者。以其無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也。惟卽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窮其理。纔是致知。纔是明明德。如天下本平。國本治。家本齊。身本修。心本正。意本誠。而何以不平不治不齊不修不正不誠也。天下不平。國不治。家不齊。身不修。心不正。意不誠。而何以平之治之齊

之修之正之誠之也。此物未格。此知不至。不能洞洞徹徹。必且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顛倒混淆。毫釐千里。非大人之學也。大人視天下國家等。皆我性靈中物。諸凡善惡真妄公私義利之關。纖微毫髮。都有一箇理在。由本及末。原始要終。一一討得分曉。我於物無疑。物於我無蔽。物之所感。知是知非。知之所存。有是無非。此誠意之所以先致知也。然則致知不先格物而在格物者。斷斷格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天地古今之物。亦格其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者而已矣。非泛然逐物而格之。明甚。况致知是知止。真工夫。固未有紛紜繁轔之交役耳目。竭精神而始云知止者。果爾。則定靜安慮中。便著不得天下國家等物。只閉戶澄心以盡其理。是又離物而求知。與禪學無異。近有解物爲物欲。格爲格去者。頗合明明德之旨。而物有本末一句。又不貫通。物欲安得有本末耶。且窮理之時。是非分明。積久功深。物欲何處潛伏。格去之意。已在窮理之中矣。余反覆紬繹。朱子之說。終不可易也。或曰。八條各自爲目。難以牽合。又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又曰。知之所在。卽是物。物卽性也。善也。率皆明儒之說。余所不解者。第就白文讀之。物有本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事有終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本末始終。當身體認。隨事措施。此知行合一之學。學之所以大也。

尋孔顏樂處解

孔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怨天。不尤人。從何尋。曰。下學。顏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遷怒。不貳過。從何尋。曰。克己。思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援上。不陵下。從何尋。曰。居易。孟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

仰不愧。俯不作。從何尋。曰。集義。

尋孔顏樂處一語。先儒言之。後學聞之。其深造而自得者多矣。予淺學也。竊謂舍功而問效。如舍舟而渡水。舍梯而登屋。終日尋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也。不若溯流窮源。直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由孔顏而推及思孟。大抵同然。由孔顏思孟而推及此心。甯有異乎。請質之高明。

歐陽子性非所先解

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先字有病。世儒疑而議之。是也。孔門日日言性。何云非先。性非所先一語。蓋謂性非渾然先言也。次第言之耳。如言仁而仁。言義而義。言禮而禮。言智信而智信也。此聖人教人。極誠實。極切近。極周詳處也。歐陽子之言。所由來矣。若大賢以下。雖有渾然言性者。其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未嘗不析言之。傳至諸儒。說愈虛妙。不幾學出聖人之上乎。端木最穎悟。嘗歎性道不可得聞。孔子之文章。卽性道。而端木過求之也。或曰。端木非高弟也。顏子子思。庶幾聞之矣。夫顏子之爲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不曰其心三月不違性也。克己復禮爲仁。不曰克己復性爲仁也。仁禮非性乎。學顏子之學者。學性乎。學仁禮乎。子思之言性也。亦曰喜怒哀樂謂中和。不曰性謂中和也。中和非性乎。學子思之學者。學性乎。學中和乎。譬如舉業家。小學四書五經。各有名目。次第去讀。不妨渾言讀書也。一句一節一章。各有題目。次第去作。不妨渾言作文也。歐陽子之言。似有病而非過也。

七夕解

世傳七夕鵲橋事。有信者。有疑者。有辨其非而嗤其誕者。以事論之。余亦曰。非也。誕也。按其言之所由來。出於古人。夫豈無故。蓋古人立言。所以垂教也。七夕鵲橋事。或亦借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女子者也。女子生長閨門。旣不可不教以婦道。又不可遽教以婦道。故託物比興。取牽牛織女二星夫婦之義存焉耳。原其系曰天孫。不可謂不貴矣。正其名曰織女。不可謂不巧矣。乃下嫁於牽牛。以至貴而匹至賤。以至巧而配至拙。未嘗不兢兢然執婦道以相夫子也。且躬親紡績。終日不輟。言其勤也。支機僅一石。而金玉寶釧。舉非所尙。言其儉也。與郎君一年一會。有琴瑟之好。無衾枕之戀。言其靜也。勤儉且靜。庶乎賢哉。所更異者。相隔僅盈盈一河水。甯不可朝航而夕渡。必言七夕何也。將謂秋風薦爽。萬寶告成。蠶事已完。農工漸畢。問織則天孫應。問耕則牽牛應。此其時矣。區區兒女情。暇蚤計乎。且牽牛之賢。亦不在織女下。闊別經年。豈無月曄諸妖。越度而淫惑者。牽牛獨得性情之正。不爲動也。至於閨道諸星。麗於天門者。不知凡幾。以上帝之命臨之。何求不偶。而獨牽牛耶。意天之上。下男耕女織。皆屬本務。若衣若食。事正相當。富貴炎災。必有不足取者矣。不然。牽牛之嫁。果何取也。彼世之傳其事而教其女者。每於七夕。節穿鍼乞巧。共談銀河故事。俾曉然知夫婦之義。上應星辰。其貴如此。其巧如此。其勤如此。其儉如此。其靜如此。而相夫之賢。得壻之正。又如此。卽言在疑信間。亦當與家人之卦。關雎之詩。並存千古。洵閨門一大懿範也。又烏得而非之妄之哉。故曰。古人立言。所以垂教也。

學顏淵之學辨

今世學顏淵之學者。吾惑焉。非人之惑。愚自惑耳。顏子一生學力。都在日用常行處做工夫。曰陋巷飲食。曰視聽言動。曰遷怒貳過。曰伐善施勞。步步踏向實地。纔是聖學真種子。孔子雖許其不愚不改。不惰不違。顏子只見自己未知未行。不純不熟。能如孔子仕止久速之時乎。意必固我之絕乎。下學上達之知乎。老少朋友之志乎。故喟然一歎。歎聖道之不遠。聖學之難幾。而聖教之終不可負也。然則學顏子者。亦於其居處食息而已。耳目口鼻而已。人情物理而已。但學士家只講高妙。不講平常。曰平常便不是顏子之學。愚謂不平常便不是顏子之學。又不止不是顏子之學。並不是聖人之教。不然。當日諸弟子高才博學者多矣。而傳道止二人。一則魯。一則如愚也。端木喜聞性與天道。而傳道終不與焉。蓋顏子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文禮都認是我的。這禮中有檢束準則。惟恐躬行日用。越過一毫。子貢謂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將文章性道認作夫子的。這聞字中有精微高渺。惟恐聰明識見。留下一分。此顏賜之所以天淵也。謂子貢悟後者。猶經生之見耳。

儒吏廉吏辨

更有辨乎。曰有有之斯可爲吏準矣。準乎儒與廉而步之趨之。於是指義冠博帶稱說先王者曰。此儒也。指矯情鎮物飾名勵節者曰。此廉也。噫。名所貴也。而士所標也。貴其名以立之標。又安能禁天下之不依。似而竊附哉。夫辨吏者。辨其心而已。鳴琴乘馬。絃歌武城者。著矣。自博士具官待問。斌斌多文學之選。於

是通經學古之吏出焉。拔葵爨機。妻子不免饑寒者。著矣。自廉吏歲計有餘。食祿者不得與小民爭利。於是奉法循理之吏出焉。儒吏嘗見爲廉。遷史傳臨淮守十餘人。皆曰廉節。傳轅固曰廉直。傳兒寬曰廉智。有以簠簋不飭坐者。豈儒哉。廉吏嘗學爲儒。范史傳魯恭清平曰化行。傳卓茂恬淡曰樂道。傳楊震清白曰好學。有以簿書俗吏嗤者。豈廉哉。雖然。儒以循爲能。而廉以才爲用。丹陽以經明通律。并州以几杖威遠。河南寬政爲識治。秀州荒政爲知兵。是通儒也。三郡皆勸於孝弟。三鎮皆正於德仁。浙東政事可觀。湖州經業足用。是純儒也。通而純。循吏之所求也。亭長不敢隱。丞相不敢干。嗇夫不敢欺。廉生明也。守漁陽不敢譁。守武威不敢叛。守雁門不敢射。廉生威也。威與明。才吏之所求也。是故吏而循。患不儒。不患其不廉也。吏而才。患不廉。不患其不儒也。京兆桴鼓不鳴。渤海劍刀自解。循吏事耳。是豈盡失名譽者。潁川先教後罰。零陵興利教儉。才吏事耳。是豈全諳經術者。問其名則異。考其實則同。以絕不相蒙之蹟。求之絕不相戾之心。所由異政而同治。異治而同功也。既其實不既其名。則李斯之徒有吳公。不亦廉乎。張湯之後有安世。不亦儒乎。胡質父子之清異。而廉有異乎。柳公綽遠近之治殊。而儒豈殊乎。既其名不既其實。則儒之名寬。寬則近於通。廉之名嚴。嚴則疑於刻。於是有儒而不廉者矣。趙綰馬融以賄敗。躬行安在乎。有廉而不儒者矣。尹翁歸趙廣漢以強毅聞。蘊藉何有乎。有儒而爲廉者矣。公孫宏之布被。黯以爲詐。發蒙不已有議乎。有廉而爲儒者矣。兒千乘之引經。湯以爲長者。束溼不已有譏乎。真則既其實。僞則冒其名。既其實。儒與廉真也。儒而廉。廉而儒亦真也。冒其名。儒與廉僞也。儒而廉。廉而儒亦僞也。綰墨綬。效花

城則庸可冒儒。循不可冒儒。飲貪泉。垂介石。則墨可冒廉。才不可冒廉。然而儒與廉之名。實終於不可冒。大精儒可兼廉。而廉不可以兼儒。其兼之者。既其實不既其名也。何也。儒者使人兩得者也。平日淡泊甯靜中。洞悉乎天人之分際。君民之大義。皎然以廉隅自持。求爲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其於取舍得失。經權是非之道。見之也極明。守之也極固。守之也極固。則發之也必極從容而暇裕。以故分一邑守一郡。施一治。著一書。當時奉爲著蔡。後世誦爲典章。區區埋羊還魚之節。終不可與儒等。蓋儒者使人兩得者也。漢儒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黃允。史叔寶。皆有盛名。郭泰覘其非真。以爲必敗。王衍口不言錢。而營三窟。遂爲天下蒼生之禍。故數百年以老莊冒儒者多矣。若夫身列薦紳。口談氣節。薰心於利欲。而道喪其廉恥。名之不好。安問其實。此又在莊老之下。不可以冒廉。顧可以冒儒耶。然而儒吏廉吏之辨。亦辨其心而已矣。雖然。未有儒而不廉者也。莊子謂魯止一大儒。文中一語洞然。乃謂不必長於經術。此徒見有馬种第宅耳。比於廣川濂洛之儒。則必有辨矣。今欲崇儒效以風俗吏。經術固不可少也。

求放心類擇答

世間萬事萬物。其類無窮。人心一耳。以一心而應無窮之感。無事無物。不可以放心。無事無物。不可以求放心。心而曰放。必從事物邊放去。放而曰求。必從事物邊求來。若未到事物邊。只主敬可也。主敬而心不走作。得而勿失也。既到事物邊。只擇善可也。擇善而心不陷溺。失而復得也。從來無屏絕事物之學問。但事物之中。理欲參焉。放之於理。仍未放也。放之於欲。便當求矣。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純與不純之各異。

然非其好仁。則其惡不仁者也。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孟子之學。只是存心。求仁卽存心也。存心卽求仁也。詎有二哉。故類擇云者。蓋欲人連類以及。推類以求。充類以盡也。非以二十餘人。盡世間之人。更非以二十餘人之事物。盡世間之事物也。

蔚州志編次答

蔚志何爲而作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革故鼎新。版圖爲重。方輿宜首志焉。蔚屬燕趙之餘。言趙不言燕者。志州而衛特附之。正其名曰古代郡。今蔚州何也。沿革明而得失可鏡也。疆域畫而要害可審也。星雖麗天。分野實屬於地。災祥亦從一方見之者。故列於沿革。疆域之後。若山川、古蹟、風俗、物產。皆察地也。是爲方輿志。大凡經理方輿之中者。可攷而知也。次則志建置。建置維何。以守國也。則城池重。以分職也。則官署重。以儲民財。以達軍令也。則倉庫郵驛重。缺一不可者。夫有出政之地。必有布政之人。繼建置而志秩官。重得人也。大小勿遺。篇帙繁甚。本朝之官此地者。一命必書。若前代小吏。僅存什一於千百耳。雖然。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入境而問政。思過半矣。爰作政令志。某事倡率。某事告誡。興利幾何。革弊幾何。顧可忽乎。然國之大事。惟戎與祀。志武備者。以觀兵也。志祀典者。以報功也。有昔略而今詳者。如軍餉壇廟之類。是也。有昔分而今合者。如名宦鄉賢之類。是也。有昔重而今輕者。如寺觀之類。是也。作者其有憂患乎。至於賦役。國家之本。重哉其志之也。以驗登耗。以占盈縮。以稽出入。諸凡祿食、廩餼、祭享、燕會。無一不取之民者。撫字生聚。豈異人任。故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然養立而教興。作

學校志爲要。嗟乎。不與祭。不知敬也。不讀臥碑。不知畏也。不觀飲射。不知孝弟之義也。語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竊有取焉。夫北鄙固尙武。蔚地奮身文教者。代不乏人。卽徵辟之材。干城之選。亦國士也。故志選舉。又志人物焉。嘗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一可傳。不能沒也。後之讀列傳者。可以知人論世矣。其忠孝節義之流。各分一類。用以維風而勵俗。豈細故哉。若外志則稗官委巷也。怪事凶德也。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耳。至於藝文有志。或以徵獻。或以徵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風雲月露。何足云云。故抑而後之。其作志大略如此。上下二卷。列十二綱。爲十二集。

重經學端士習正文體議館課

文教方新。海內枕經藉史。家絃戶誦之風。彬彬乎稱盛哉。而淹貫聖經。砥礪名節。涵濡仁義之精。游泳六藝之途。訓辭深厚。文章爾雅。卓然稱當世士者。蓋鮮。夫人有真學問。然後有真心術。有真心術。然後有真品誼。然後有真文章。真幹濟。其大原皆本於六經。六經。古人之文也。伸正不伸邪。榮義不榮勢。而古人之習見矣。心亦強而有智力。力亦強而有功。而古人之學見矣。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唐宋以來。科有明經。經義未至大晦。明初罷詩賦。以經書論策取士。士專一經者。考溯源流。淑身令世。不區區櫛字比句。尤旁覽諸經。以資博洽。則豈有離經之習。荒經之文哉。自鉛槧家曲學阿世。淫文破典。雕琢鉤棘。不過剽竊風影。以希青紫。偶得所求。以爲道在是矣。經術不通。亦安望士習文體相發。而成不朽之盛事乎。方今文運初闢。宜盡罷八股帖括。三年制科。以兼通諸經詳言大旨。及博洽子史詞賦者。列甲榜。先以孝弟

力田舉於鄉通二經及論策者列乙榜督學專司文衡不得以貪庸老疾浮陋之吏濫廁其官蓋督學督士學者也士不學則習壞學矣而不知有經小言小辨纔能執筆辨章句則習之壞也更甚夫士習以習督學耳習爲如是之學又習爲如是之士又習爲如是之文以求當於督學故督學不可不慎也督學較士宜以通經爲優劣博者賞背者罰荒謬者黜令郡縣官同博士月較於學宮勿循作養故事三年之中士必有經學以應當世試問所學何事自宏辭以至一藝其有孝弟力田稱爲潛德之幽光者悉優禮而書論之從此端人正士蔚起庠序豈無以擅文章之能事矣乎然而經學壞於依傍士習壞於招搖文體壞於割裂腊璞淆稱彝鼎失貴猶可言也風驚塵起吹影鏤空譟張陰陽烟幻鱗甲不可言也一旦隸之仕籍經傳置若土羹節操等諸瓦甓鮮廉寡恥辱朝廷而羞當世殊可浩歎夫躍冶之金泛駕之馬亦在鑄之御之而已今督學者果能於一學中指其某也學古某也順非則學古者勸指其某也不求聞達某也希世度務則不求聞達者勸指其某也茂才異等某也小言破道則茂才異等者勸知所勸者士也知所懲者必士也勸懲得於督學之一身則今所謂士習者習督學耳好等則進以等好惡則進以惡未有好端方之士而下顧以淫說浮薄之行進者即使異日分一職受一官凡依附奔競搖尾乞憐之狀明知爲士君子所恥亦不肯苟且效顰貽笑罵於卿士大夫何則學習之旣昭制其神明者然也至於文體之正不正關士習風尚根本經學相因而成經不明而有子史有佛老有語錄有稗官雜說大文決裂理趣茫然兩漢雖得事理之辨而士習浸以流失沿至晚近填綴襍積荒誕爲奇撫拾爲富牛鬼蛇神蓋蒙頭

面。文體之壞。良可痛哉。愚以一言指其弊曰。不經。夫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不如太羹元酒之夷淡也。豔思綺語。神氣曖晦。不如江河日月之正大也。今誠能廣勵學宮風。以崇尚古學至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使進。其爲學無由接於淫非之地。則其入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耳。乃其要在慎簡督學。院部試其文行兼優者。專責久任。歲登士藝。嚴加磨勘。夫督學勵士。旣操進退賞罰之權。卽督學之進退賞罰。以進退賞罰乎督學。而士益勵。勵於經。無敢不重矣。勵於習。無敢不端矣。勵於文。無敢不正矣。士之所以能重能端。能正。督學之勵之也。督學所以重之端之正之。抑又有勵之者也。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宜詳延天下方正洽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與廉舉孝。以爲天下先。夫經術明則常道著。道德一則風俗同。方正庸則士心勸。謬悠黜則支窵息。啟文運以歸淳。引人心而之厚。其振裘挈領。綱舉目張之道。是又有勵之者也。

重修蔚州志議

蔚志在明季。凡兩經筆削。業有成書。今者聖主御極之十有七年也。革故鼎新。此其時矣。州大夫蒞茲土。值報政期。慨然取舊志而重修之。美舉哉。洵一方文獻之幸也。謬承委託。屬以訂正之役。將以樞爲舊史氏乎。抑謂樞幼而讀春秋。粗知聖人筆削之意也。汗淫淫下矣。樞聞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樞行之不逮。遑問志。志固郡邑之書。未敢擬經。然郡邑志亦一小史也。求所謂勝任而愉快者。樞豈其人哉。賢大夫於蔚之山川險夷。風俗淳澆。食貨登耗。人才消長。知之者稔。倘肯操三寸管。主其事。而學宮子弟輩。

爲之旁搜博採。以佐萬一足矣。又何問道於盲耶。然愚夫亦有一得。敢不盡言。以仰副明問。夫志者志也。行吾志而因事立義。俾閱者觀感而興起。斯其所以爲志也。且志有綱。有目。有附見。始稱作者。按舊志輕重詳略之間。率多未備。今請立其規模而後從事。擬以方輿、建置、職官、政令、武備、祀典、賦役、學校、選舉、人物、外志、藝文爲十二綱。以諸目條列於其下。細者彙而附之。如災祥古蹟。則方輿內事。一以攷興廢。一以備修省。至要也。不必他附。其舊志止有歲時紀而無風俗。未知何說。今擬採一統志地理志職方圖輿備考等書補入。若職官。凡委署攝守。皆不得與。惟奉命者載焉。春秋杜私門。義甚嚴耳。政令如鄉約碑禁。所關於教養利弊者甚鉅。而舊志不載。自我作古可矣。且武備之軍餉不載。是重者輕之也。壇廟之祭物禮儀不載。是詳者略之也。名宦鄉賢。皆志從祀者也。而壇廟之下不載。是合者分之也。今俱當另爲之。惟戶口田賦。止照賦役全書。無敢增減者。學校之祭器雖不備。名數可攷也。臥碑雖不讀。功令可存也。所異者舊本儒學。失載明倫堂。此一大缺耳。今悉當補正。選舉志中更有創爲者。先紀年而後紀名。故曰年表。亦所以尊制科也。別以例監附貢選。以武職附將帥。約而不繁矣。人物之產於斯地也。頗盛。歷代以來有名臣有卓行有文學有武功而不分條目者是也。恐其人一節難概。未免牽附耳。其分註者。忠必捐軀。是矣。孝不必割股。守身爲大也。節不必輕生。未亡人爲正也。義士託死生。全骨肉。赴患難。雪冤仇。賑饑荒。還田宅。非此族也。何義乎。嗚呼。慎之哉。凶逆舊本所無。無以明是非。佐褒貶。當於外志悉載之。勿託言忠厚。以蹈非之無非。刺之無刺之譏。藝文舊收太濫。大抵皆靡麗之音。贈答之詞也。今宜嚴加去取。留其關於地

方風物者數十篇。則庶幾矣。其更謬者。紀事多四六排語。不但失體。且失真也。今宜攷之史紀通鑑。稽之通紀實錄。訪之家乘。詢諸故老。凡有名碩。各爲立傳。字字肖其人而後已。夙陋一洗。可免覆瓿。若鄉賢紀以駢語。苟不失當日申請從祀之意者。姑存之。又如寺觀仙釋。二氏之流也。舊志大書。尤爲舛錯。今悉正之。作者顧可草草歟。其他刪繁就簡。去華歸實。在賢大夫挈其綱領而力爲主持。諒不愧良史才也。諸凡見在之官。見在之人。不必品題。以俟君子。此鄙意未知是否。仍望裁酌。千百年文獻。竟可一日定矣。不揣愚狂。惟高明採擇焉。

經學對館課

六經皆治世之書也。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裂經毀傳。儒術幾絀焉。秦灰旣燼。典冊無復存者。漢有天下。廣求遺篇。撫拾秘卷。召諸儒講同異。一時賢良蔚起。家尙專經。易有十三家之說。書有二十九卷之文。高堂、戴氏以禮鳴。申培、轅固、韓生以詩鳴。胡毋生、董仲舒以春秋著。制氏、王禹以樂著。麟炳炳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厥後支離誕妄之說起。謂一經兼數經之用者非。謂一經盡一經之用者尤非。義畫兆始。有天地卽有四象。有八卦。六十四爻之中。作者其有憂患乎。黜八索。除九邱。斷自陶唐。迄於成周。蓋懼載籍紛紜。覽者不一也。且四始六義。存采風問俗之遺。藉十二公之行事。明賞罰是非之重。大哉經乎。先聖之一日刪修。皆後儒經術經世之淵源也。而夫子亦嘗定禮矣。獨因諸侯去籍。在千有餘歲之間。經之亡也。有由然矣。乃經亡而禮傳。曷以記名。禮名記者。二禮之傳也。記而得

稱經者。繫經以立。明經以行者也。一定於大戴刪后蒼。再定於小戴刪大戴。四十九篇中。類比節分。是皆道德仁義所由成。而君臣父子兄弟所由定也。禮之爲教。數經之義備焉。禮固未嘗亡也。至大司樂與周禮併爲手著。知聖人宰制宇宙。飭以五禮。卽諧以六樂。是故別宜居鬼。正以敦和。率神輔禮教之大。總繫之矣。奄之以合幽明。上下遠近。及蒸爲至利。世乃無否塞焉。易由之以鬯陰陽。書由之以偵政事。詩由之以持性情。春秋由之以定尊卑。嗚呼。信生人之利也。漢興。魏寶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爲禮家言。無專學也。乃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至於河間雅樂。古音率下。而中壘樂器數枚。不能肄之伶工。惜乎。樂之器遂不存耳。謂先聖贊定之經。散失則可。謂之經亡。則不可。謂四經存而禮樂不亡。則可。謂禮樂之致用。與四經同歸。則不可。雖然。愚更有臆說焉。經之存亡。視乎人心。古學者三十而通六經。非泥經以求經也。卽吾心以會聖人之經。能貫通一心於六經。統匯六經於一心。心之太極。非易乎。心之中。非書乎。心之是非。非春秋乎。心之敬且和。非禮與樂乎。勿得岐四經而用之。聽汙隆於古今也。是在善讀經者。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館課

天下有並立之名。而無相悖之理。陰陽其大者也。陽生物而陰佐之。陽之理鬯。而陰之理益以全。非形於兩者之不悖。惟貞於一者之最神也。不二之謂變。不變之謂貞。運而莫測之謂神。若徒見其春夏長育。秋冬剝落。遂謂陰陽相耦。各爲盛衰。一氣之內。自爲戾絕。則陽之復。又於何處橐其籥耶。儒者稍明於盈虛。

消長之義。或謂不翕聚則不發散。不肅殺則不長養。是矣。夫聚之散之。殺之養之。原非二心也。使聚者殺者爲一心。散者養者又一心。則天地有時芻狗萬物。萬物亦有時賊害天地。心之不仁也。滋甚。抑何以昭然藹然。共見於天地之間乎。嘗從至一處求之。造化茫茫也。樞紐存焉。庶彙芸芸也。根柢藏焉。先天後天。自爲終始者。祇此心爾。程子曰。天地何心。以生物爲心。元氣運轉。略無停待。生生不息。充滿布濩。陽之退。卽陰之生。非陽外又有陰也。陰之盛。正陽之蓄。非陰見而陽頓絕也。設令陽之外另有物焉。以爲之陰。必且錮閉衰落。如槁木死灰。此心寄於何所。豈真天地不仁耶。蓋天地之於物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春而發育。陽之施也。天地之心之好也。夏而長養。變化。陽之極也。天地之心之憂也。既蓄其好生之具。又厘其匱乏之憂。天地安得不剝。又安得不復。復者仁也。剝亦仁也。所以云見也。謂復而見之。則可。謂未復以前。無是心。則不可。謂陽自緣剝而得復。則可。謂復必借重陰之蓄。而後見。則不可。况天地之心。原無斷續。又何隱見。人所見者。陽之陽也。人所不見者。陽之陰也。然究竟陽自見也。陰亦自見也。非關人之見不見也。雷吾知其能奮。蟲吾知其能蠕。鳥吾知其能鳴。至冬至而雷蟄矣。蟲墮矣。鳥復矣。苟以爲無雷。無蟲。無鳥也。則後之砅訇者。蛭蛟者。嚶鳴者。伊何物耶。得天地之氣者。猶然。况乎縣縣若存。爲天地根者乎。且夫天地之心。猶人之心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然者。則陰象也。浸且爲幻。爲滅。奈何云通。惟其舉天地萬物。實有之理。斂而爲寂。故湛然不動中。觸之輒應。未感。非本無也。旣通。非始有也。動而能詘。靜而善因。均是是心。至此則愈可見耳。見於其所可見。天地之心在也。見於其所不可見。天地之心亦未嘗往也。第

復則見之。不復從何見哉。夫復亦難言矣。陰之極也。龍斯戰焉。戰非龍之幸也。然未有不戰而能復者。戰匪勝人自勝焉已耳。克己復禮。自勝之道也。天下歸仁。心始見也。於天地又何疑焉。信乎貞於一者之精神。殆非形於兩者之不悖。亦甚彰明而較著矣。惟復故一。惟一故見。舉凡摩盪網緼於生生之際者。又未可以管窺而盡也。是在善讀易者。求諸盈虛消長之大原可也。

澹泊明志甯靜致遠論館課

天下之言。有發之一時。可守終身者乎。苟其守之。匪獨終身。且可以教後人。諸葛武侯之訓。子有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亦家庭恆言已爾。而後世大儒。且援之以爲理性命。審根極。相與尊大其說。以輔聖人之不逮。豈無故哉。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伊尹周公爲最著。觀其嚴取與而定毫。阿衡四世。歷風雨而負屨。宅洛七年。震動者。苞蘖桐宮之勢。其席豐而處厚者。伊魯蔣邢茅祭之安。似乎澹泊甯靜之義。可始不可終。可小不可大。可退不可進。可暫不可久。亦安取尊大其說。以輔聖人之不逮乎。然使武侯老南陽。一巾一扇。無所爲於天下。自謂澹泊甯靜。無志之甚矣。或有所爲而中道異趨。爲所欲爲。天下事非因權取濟之爲難。而志弱氣輕之可慮。有所爲而反之。是自背其說。又以欺其子也。自背其說。又以欺其子。伊尹周公所不爲。觀伊陟伯禽之所以成。與博陸新都之所以敗。而差殊觀矣。而謂武侯爲之乎。武侯志伊尹周公而學之者也。有其才可無其學。有其學何可無其志。志者。豪傑所珍惜。聖賢所秘藏也。我志欲上。柔而下之。我志欲激。順而安之。我志欲靡。欲浮。疏而鎮之。我志欲見智。欲呈能。匿而韜之。舉

世間紛華靡麗可歆可豔之物。不足易梁父吟數篇耳。功名富貴能奪乎。縱橫捭闔能移乎。才智馳騁。功
能顯燦。能棼擾搖撼乎。夫志濁則神甯。澄神以養氣。養氣以沈幾。吾志定矣。物其奈我何哉。
而或亟亟乎欲有所就之。而或亟亟乎欲有所去之。志且不許於甯靜。又何居耶。夫甯靜者。藏於事先而
據乎物上者也。其見定如止水之澄。故能鑑天下而不淆。其力定如泰嶽之鎮。故能肩天下而不亂。其慮
定如處女之閒。故能運天下而不窮。語曰。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天下治亂紛出。艱大紛投。雜沓紛至。
無足難我者。皆甯靜以致之。皆澹泊以明之也。方武侯抱膝隆中。高談管樂。自奉衣食外。不別治生產以
謀尺寸。抑何皜然不滓也。感漢主三顧之殷。透迤而起。曷嘗有纖毫迫試其志之心。有纖毫迫試其志之
心。則天下之大計。見之不明。發之必不確。以此致遠。猶夫適北而南。其轅爾。最後長驅吳魏間。當紛紜多
事之會。卒於澹泊甯靜。橫塞其衝。佐漢而爭天下。至今讀其出師二表。尙懷懷有生氣。甚矣。武侯之似伊
尹周公也。子若孫當建興之世。俱能出死力以盡臣節。比諸伊尹周公之子孫。直不幸耳。家學淵源。久而
彌定。而吾則以爲澹泊甯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明矣。極其聰明匡正之才。而不外乎尋常之理。於是儒
者信之曰。澹泊明志。甯靜致遠。可以訓子。併可以訓天下後世也。志伊周之志。學孔孟之學。志與學合而
後似聖賢。似聖賢而後說不誣。不然。淮南氏固已言之矣。

漢儒新語新書新序新論評館課

論古人之行斷以心。讀古人之書斷以義。學術有醇駁。不在累牘連篇也。本源有得失。亦不在片言隻字

也持此以上下古今。知其人可讀其書矣。嘗讀漢史。見陸賈、賈誼與劉向、桓譚輩。並稱儒者。心竊疑之。及攷其著述。賈有新語十二篇。固漢高時一奏。一稱善者。先儒傳以爲快書。喜其洋洋纚纚。頗滌戰國習意。其在干戈初定之時爲之也。或曰齊梁好事者爲之也。夫齊文病緩。讀中論者蓋言之。至捕亡治生。開塞諸家。大抵皆梁人。險而少恩。賈豈爲司空城旦書乎。賈。智士也。稱天子而折尉佗。畫呂氏而交平勃。每以智辨事其君。卽漢高尊禮聖人。亦爲馬上數言所動耳。賈之智辨。非無功於漢者。而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天下者。道基思務諸篇。卒未嘗條上成敗之因。其未免滑稽者耶。獨其書理弱而不可益。詞富而不可刪。其流奕聳高帝之聽。而朴厚安醞。遂冠冕兩漢文章之先。所不盡者儒術爾。其非古帝臣王佐之略也。明矣。繼是年少如格陽賈誼者。誠未可屈指數也。誼之言曰。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治亂之理。審權勢之歸。真通達國體者。治安一策。統出新書七十二篇。劉向刪爲五十八篇。治道、國體、經學、胎教。皆能貫天人之精微。洞萬物之榮悴。究刑政之得失。暢仁義之奧窔。三淮南並建而有言。言七國也。四子列侯而有言。言戾園燕王且也。因服疑僭警蹕。因盜鑄議鹽鐵。至於推恩之爲衆建也。納粟之爲積貯也。誘致馬邑之爲三表五餌也。求海上不死藥之爲四壽五壽也。而非也。此自晁袁桑孔。主父偃。王恢。欒大之所欲言。斷然一軌於正迹。其所以深著其意者。皆漢家相爲成敗之故。顧用之有得失爾。廬陵謂孝文略施其術。亦能比德於成康。安在宣室長沙之爲異已乎。說者以痛哭流涕爲過激。然則人臣囁嚅天下之事。不幾爲寒蟬矣乎。乃新書五十八篇。往往截治安諸策。節短而氣佚。疑漢

之有文章者之所爲。是故讀治安諸策。得其學問經濟之所存。不讀新書可也。劉子政立身行己。亦可以伯仲長沙。第長沙之書憤深。而子政之書義雜。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子固所序者十篇而已。率撫中書雜傳。彙輯成編。較說苑更爲煩蕪。然自舜禹以至周秦。古人之嘉言嘉行。具在焉。大都義取諷諫。非誕漫於怪奇可喜之論。且妹喜妲己。腠理骨髓之箴。與列女傳相表裏。鑿鑿乎感悟漢成者至矣。吾謂不及外戚諸疏。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慷慨。陳於天子之前。宥死批鱗。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斯則子政之大概矣。子固譏其爲衆說之所蔽。不知有所折衷而純於道德之美。蓋苛論也。後有君山。則不能無所議矣。君山博習五經。雅尙古學。若不屑以章句自命。其著書如賦詠二十六篇外。復有言當世行事名新論者。本造王霸。以至譴非。敢寤祛蔽。正經二十有九篇。意皆主於窮折異端。禁絕讖記。自子政父子所不免。浸淫至於建武。而君山毅然不爲之惑。蓋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但其詞不本道德。事不歸仁義。又喜爲繁聲。區區託琴道爲諷諫。以言事君之義。果出此乎。及讀其琴諷一篇。謂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卽橫。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也。語雖採其近真。而氣或傷於太露。肅宗喜其持論簡夷。故命班固補成全書耳。所可取者。君山掌樂數年。不肯作符命。以媚王莽。可謂全節。不妨與誼向淵源之學術。同日而語也。其書則是其人。則非者。不讀其書可也。其書則非。其人則是者。書之可讀不可讀。又何病於英雄豪傑哉。故曰。知其人始讀其書。可以攷古。并可以論今云。

保泰十二策此忠臣愛國深憂遠慮之所爲作也。歷觀古來治亂安危之數。莫不始於幾微而成於積漸。惟以小心圖之。安不忘危。自治不復亂耳。方今聖主在上。敬天愛民。典學勤政。保泰之道。孰大於此。而其最急者。講生聚。撫瘡痍。以培元氣也。守險要。控邊海。以壯神氣也。核兵餉。裁虛糜。以足國用也。興教化。抑奢僭。以重國體也。由此而民有雞犬桑麻矣。則父兄妻子可保也。士有禮義廉恥矣。則紀綱法度可立也。盜賊雖多。可以潛消。刑獄雖繁。可以衰息。推之而水旱之沴。天不爲災矣。江河之行。地不爲害矣。凡此者。蓋由上有保泰之君。而下又有保泰之臣也。以今觀之。聖心如天。無滿漢之偏。而臣子存心。可無滿漢之偏否。聖心如日。無宮府之私。而臣子存心。可無宮府之私否。聖心崇節儉。辨等威。而臣子之車馬服食。田宅僕婢。何如也。聖心尙清操。黜貪墨。而臣子之結納賁緣。賄賂囑託。何如也。臣子不能以君父之心爲心。而欲使天下之士民。化其偏私。去其欺罔。回心而嚮道。一德而同風。必不得之數也。揆厥所由。本原之地。在朝廷。朝廷之政。在人才。人才之效。在皇上。知之明。用之當而已矣。今者皇上用一人。其難其慎。何嘗不以皋夔稷契待之。而其人返之清夜。問之衾影。驗之言行。質之友朋。汗淫淫下曰。我不爲皋夔稷契。上何以對堯舜之君。下何以對堯舜之民耶。持此心也。可以愧天下之爲臣而不皋夔稷契者矣。所謂保泰之臣。其在斯乎。何慮不公忠體國。而秉心塞淵也。何慮不正色立朝。而面折廷爭也。何慮不正己率屬。而造福萬姓也。何慮不推心置腹。而嘉惠殘黎也。不特此也。可以推賢讓能。有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之風焉。可以據忠報國。有刀踞在前。鼎鑊在後之節焉。卽或任勞任怨。多危多疑。不幸而爲法受過。亦有事不辭難。

罪不逃刑之義焉。此保泰之臣之實效乎。以言道學。則躬行實踐。真道學也。以言經濟。則建功立業。真經濟也。俾天下知一代人才之盛。上下交而志同。有如此君臣並美。泰運重新。豈不休哉。因讀十二策以志其後。

六君子帖跋

正人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削。則國運衰。余讀六君子手蹟。而重有感也。當明之初。國運方興。正人在列。一時縉紳大夫。率以忠孝廉節相尚。而文章次之。師師濟濟。蹇蹇諤諤。如太和元氣。流布朝端之上。猗歟盛哉。迨至晚季。權奸用事。煬竈蔽明。諂媚成風。廉恥道喪。雖有二三正人。卓立班行。維持國是。動爲羣小所忌。橫遭傾陷。禍多不測。說者曰。東林之門戶太峻致之也。究竟忠言讜論。大節高風。與日月爭光者。東林也。乃或死或戍。或去或廷杖。臣分畢矣。其如國運何。竊聞當日有真定梁氏大金吾。保全善類。世有賢聲。慎可先生時值璫孽。恐君子道消。社稷多故。往往於洪濤烈焰中。委曲調護。欲爲國家留一日之元氣。雖緹騎在前。爰書在後。弗恤也。海內重之久矣。今觀諸君子往來報書。僅尺幅耳。忠孝廉節之性。直透紙背。讀之尙懷懷有生氣。卽文章之彥。終老著書。力勉文事。亦碩果也。先生之取友概如此。傳至葵石年友。克紹家學。特表而出之。題曰六君子帖。六君子者。趙忠毅。楊忠烈。黃石齋。朱平涵。倪文正。及錢□□也。

書申臯盟遺筆後

余交臯盟垂三十年。初以端愍公奉旨諮察旌表。時臯盟從淫霖漲水中。徒步入都。志在伏闕上書。以明

殉難始末。余知其爲孝子也。遂定交。日夕談詩。互相倡和。言歸以後。詩筒往來不絕。余知其爲詩人也。嗣余陳情養母。十載家居。與鳧盟相隔頗遠。間得音問。有書而無詩。其所論皆理學。所著皆格言也。非復昔日詩人矣。余旣被召來京。因晤乃弟隨叔。細詢動定。又知鳧盟杜門不出。潛心修證也。沂水春風之意。余方欲商榷吾道。砥礪晚年。未幾而鳧盟已作古人矣。嗟乎。鳧盟不死。其所詣甯敢量耶。今展閱遺筆。鳧盟宛在。而生平孝友之德。以及詩賦之才。一時名公巨卿多慕之。乃足迹不至炎途。尺牘不枉當道。躬行實踐。不失儒者氣象。不墜端慤家風。鳧盟真吾友哉。因述三十年交誼。識於冊末。付其後人藏之。

六字箴有引

樞有六字箴。曰循理守法安命。用以自警。兼爲分校所拔諸士訓。今行之閱數年矣。因思六字固海內習聞者。敢不與同人共之乎。爰列三箴如左。

循理

天之生人。具有此理。違之則非。順之則是。以此合天。以此求己。易存者心。難任者意。

守法

曰寬曰嚴。秉自昭代。理雖無違。法或有悖。守之守之。勿詘勿貸。勿謂誰知。勿謂何礙。

安命

理旣明矣。法旣平矣。毀矣成矣。辱矣榮矣。素其位而行矣。進可以仕。而退可以耕矣。

友箴有引

朋友之格八。有道德相親而交者。有學問相成而交者。有氣節相感而交者。有然諾相信而交者。有政治相助而交者。有才技相合而交者。有詩文相尚而交者。有山水相娛而交者。下此者羣居狎處。卑卑不足道矣。爰列三箴如左。

貧賤交

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方貧賤時。豈其無因者。患難相恤也。有無相通也。不則延譽而知名。不則升堂而拜母也。是而可忘。孰不可忘。

諍友

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寤寐思之。死生以之。朋友之義大矣哉。且四倫元氣也。朋友風雷也。鼓動而後相濟。相濟者相全。相全者相知之至也。愚故曰朋友之交如泰交。

擇交

人不交我。必我之無益於人也。我不交人。必人之無益於我也。惟兩相擇。則兩相得也。雖然。盲者負璧者而走。兩相用則兩相治矣。故朋友亦不廢偏才。

重修廣靈縣學贊

讀聖經。感人心。學宮茂草久銷沈。修蘭若。損多金。世俗江河已到今。彈丸邑。窮子衿。瞻望宮牆歲月深。瓦

礫亂風雨侵。補茸還愁力不任。吁嗟乎。吁嗟乎。事其事。空谷音。

五十生日小像自贊

這箇漢子。生來甚孱。著衣喫飯。行五十年。肝腸自白。氣質猶偏。有體無用。多經少權。日月易邁。老大徒憐。曾記得你。二十以前。初通章句。頗習詩篇。緊童心耳。若處女然。漸傷比匪。遂濁蒙泉。二十以後。三十以前。形骸放浪。意氣飛騫。非貧非病。如狂如顛。科名僥倖。際遇迍邐。嚴君蚤背。亂世相延。投鼠忌器。得魚忘筌。僞職不染。餘生苟全。三十以後。四十之前。明運既革。清詔乃宣。勉應國制。竊綴朝班。交遊罔擇。趨向弗專。既讀中秘。尋改科員。心期鳴鳳。口類寒蟬。叨蒙寵召。恭侍御筵。一堂克濟。三代并看。君恩愈重。臣節難完。濫佐計典。誓絕一錢。仰質天日。俯對班聯。不干政府。不謁司銓。妄談古禮。懶逐塵緣。孤而匪傲。方而勿圓。小人欲殺。大德同天。兩雪誣讒。三省罪愆。崖邊收馬。江心補船。年四十矣。而無聞焉。上承先聖。次希諸賢。制行不逮。立志惟虔。學纔半步。道在雙肩。二三師友。日夕周旋。願爲後勁。須著先鞭。辭官養母。上疏歸田。庭闈菽水。祠祀豆籩。顯揚未盡。持守彌堅。里黨何事。風化爲先。獨慚涼德。幸遇好官。宣陳六諭。講肄聖傳。於人寡效。在己必蠲。名教之樂。天地之寬。嗜欲之寡。夢寐之安。此理欲界。是人禽關。手中一卷。腹內三餐。自問自答。我愚我頑。長無尺寸。短有萬千。知過必改。見善則遷。五十已至。自今勉旃。

師友贊

教我以道。勉我以行。告我之過。成我之名。下則韋布。上至公卿。有一於此。如父如兄。

辛復元徵君贊有引

先生名全字復元絳州人明徵君以布衣設教河汾著書三十六種尙書李日宣特薦不仕正心誠意希聖希賢言與行願行在言先羽翼洙泗庶幾真傳秉彝同好師厥遺編

屯牧道范公贊有引

范公名志懋字太乙河南虞城縣舉人明崇禎年間任蔚州屯牧道母太君遺八行圖說爲訓遵慈訓惟謹生平不衣帛不茹腥著弟經十八篇十讓一不讓說行世躬行實踐廉吏真儒萬姓其子小子其徒

王近徵像贊

君是上谷王生恩縣令也不變弓躍馬挺長矛橫掃境內寇穴百里爲青疇雞犬桑麻今尙留我愛偉然丈夫志千秋何不手提一劍取公侯何不亟請尙方斬佞頭誰將此人置之一壑與一邱

王西樵考功贊

才如干將莫邪而試之未遂學如深林邃谷而探之未至抑何天性之過人竟毀瘠以自致律以先聖之言或違孝子之志吾將取以愧天下後世之不忠與不義

讀孫君僑布衣墓誌銘附贊

君僑之生爲徵君嗣君僑之死有學士誌崔玉堦學士撰文愛弟忘身成仁取義不知其學視其所事千

載而下。望夏峯之高墳橋梓何愧。

王子瑣言贊

道在天地。學在聖賢。雖由心悟。實賴言詮。隨人取益。到處逢源。千頭萬緒。兩語三言。文端有後。瑣言在焉。人情物態。世故家緣。詞簡意該。事備理全。單方療病。一味可痊。坐言起行。展卷了然。我將錄之。置諸座前。返躬互證。王子勉旃。

徐立齋小像贊

爲憲萬邦。天子之命。大法小廉。表端影正。旣肅紀綱。亦職諫諍。危坐凝思。有懷欲靖。此古大臣。披圖起敬。

題田氏紫荆圖說

樹具人理。天生地成。彼連枝者。無情有情。異哉田氏。抱樹長鳴。淚溼黃土。枯矣復萌。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同氣乖戾。痛死紫荆。

豐城丁氏家譜贊

鍾靈毓秀。天之至仁。尊祖敬宗。人之大倫。豐城丁氏。派起湖濱。水源木本。代有聞人。嘉言懿行。代有披陳。以德以爵。爲子爲臣。或鄉之望。或國之珍。前模炳炳。後裔振振。高懸世系。如接精神。志事有屬。門祚常新。流光奕葉。衍慶千春。惟愛敬合。斯風俗醅。我家北地。安得比鄰。

范太孺人節烈贊有引

范太孺人者。前侍御今大理寺寺副裴公希度母也。

不生不可以託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恆嶽汾流。精神不滅。曲沃男子。獨非熱血。受尙方劍。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誰則鬚眉。請分優劣。

喬太母節孝贊

不廢學家之政。不佞佛家之令。不好名家之行。厥孤未竟。維孫之慶。斯未亡人之性與。

刁太母壽贊贈蒙吉先生

存其仁。母之仁。立其身。母之身。靜修老。和靖貧。門以內。道如春。

王太孺人梁氏贊王數五祖母

冰霜滿屋。上有黃鵠。雄者飛去。雌者哭。痛哉痛哉。無半菽。織機聲。映月讀。祖德光。孫謀續。忠孝誰之貽。慈訓千秋肅。

硯銘馮秋水所貽。卽用來書二語銘之。

敦古力學。閑邪存誠。贈言如石。秋水先生。

硯銘畢亮四所貽。

得之浮海之餘。贈以歸山之初。中若虛。義何如。

硯銘陸孝山所貽。

圓而不方。吾甚怪。磨而不磷。吾甚快。舍短取長。名端介。

硯銘

安乃身。靜乃神。山之窟。水之濱。有母兮何人。生此石麒麟。

燈屏銘

劍在匣。玉在匱。彼短檠者。亦以韜其光而益吾目。

虛齋問

齋有名乎。曰有名。有義乎。曰有義。定斯命名。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斯義也。道德出其中。學問亦出其中矣。吾家塾師龐久釐先生。則顏曰虛齋。嗟乎。虛之時義大矣哉。曷取乎爾。請以物喻。竹中虛而外直。先生之行。取諸此歟。旣而思。先生學者也。海之虛也。爲百谷王。故容納也多。先生之力學。似之。谷之虛也。與百川應。故響答也。合先生之求友。又似之。二者將安取乎。旣而又思。先生教者也。君子之設教也。如撞鐘然。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虛故也。先生之教有焉。以之似先生。猶似也。卽曰是先生。無不可者。雖然。執一說而是之。果足以是先生乎哉。余往往過家塾。徘徊瞻顧於虛齋前。意者先生之齋。其太虛耶。包涵萬象。而中無一物耶。先生之於齋。其有而不有耶。何案上琴書。幾幾乎亦若無也。於斯時也。見虛窗日影。闌若無人。半榻空懸。靜如太古。余爲悵然久之。歸而興嘆曰。先生之齋。真太虛也夫。真太虛也夫。還問之虛齋先生。

辭鄭郡侯講學啟

伏以崇儒重道。古聖王之隆規。勵俗維風。賢司牧之雅範。景高山而有日。測瀚海以何從。恭惟郡侯執事。濟時名世。華國鴻才。製錦江城。見一斑可大可久之略。分符邊郡。擴先世成己成物之模。德與政而交融。民懷吏畏。教與學而並進。儒立頑廉。爰以文章禮樂之漸興。念及綱常倫物之有本。慮士子讀書窮理。宜務實而抑華。謂薦紳學古入官。須明體而適用。因集衆議。高建虛堂。更卜良期。下詢寒舍。象樞捧華箋而欲汗。謝枉車而無詞。虞鄱陽立條制以讚時雍。稱千古之美事。韓潁川明喪娶以開風化。表一代之芳名。古道匪遙。循良何讓。惟象樞學慚濂洛。行愧程朱。章句腐儒。謬備追隨之席。贅疣浮語。敢分講論之班。從此跛子執鞭。或當學步。設也盲者登座。安能掖人。謹布微誠。兼辭清晏。惟願瑞集麟鳳。廣聖澤於無我無人。化格豚魚。布王風於有知有覺。行將大裨後學之志。庶無少累知人之明矣。伏冀鑒垂。可勝感戴。

寒松堂集卷十

庸言

按禮諸侯不祭天。況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以焚紙錢爲敬。大不敬也。上帝赫赫明明。爲萬靈宰。福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受人紙錢之理。卽正人君子如楊震者。暮夜卻金。尙畏天知。假若天可邀求。何畏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馨聞於天也。焚楮帛者。以表潔也。鬱鬯牲醴。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宜。焚紙錢者。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大者也。

關侯生而爲人。拒曹操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爲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塔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愧死。尙敢乞靈徵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媚。概可知矣。人亦求其爲神所取者而已。

變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變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爲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

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溼。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卽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嘗見先君子座右書清江引詞一闕。其詞曰。陰德明明做不得。偶爾無心意。方便處處行。那管名和利。活潑潑一團真天理。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尙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癡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繩牀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敘間闊。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瑟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

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

語云。聞人之過。如呼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以厚道教天下也。若司諫之官。以言爲職。諸凡大害於國。大蠹於民者。自當以直道行之。未可以隱惡爲口實也。撫拾小過。以博直名。謬矣。

漂母一飯。淮陰千金。今古傳爲美談。然當日一飯。非以望千金。千金自不忘一飯也。毛詩云。投桃報李。孔子云。以德報德。總以報字。堅人修德之心。使人如歸者之望家。耕者之望秋耳。

怨由公起。終日不解。而再日悔之。怨由私起。終身不解。而子孫銜之。大凡同理一事。意見偶有不合者。公怨也。各圖一事。心志不能獨快者。私怨也。學者當以怨之深淺。辨心之公私。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予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桃僵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爲民耳。以爲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辨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爲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捐姓名。不足以償矣。僕不能讀書。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書可讀。遂欲購書藏之。旣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

習章遞至其爲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清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脈也。節飲食。慎起居。壽之皮毛也。今人置數者不講。一遇誕辰。輒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詩。或奏白鶴青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當。俗套相酬。絕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子而表家世之尊。於骨於血脈於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鄉之人。姬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尙有間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養休息者。獨士大夫不聞此風也。

以賄予人而禍隨之。每每中人不及覺。昔燕丹遣荆軻刺秦王。獻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於軻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危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宜以燕秦故事爲炯戒。士大夫受賄囑託。得人數金之報。遂喜而不以爲憂。如挖煤窖。掘涸井。富翁處高堂之上。給鈔覓傭工輩。凡墜死渰死壓死。而富翁無罪也。夫傭工貧窶子耳。猶爲衣食計也。遂忘軀命矣。若擁高爵。食厚祿。旣非饑餓。不謀朝夕。何得以性命殉人哉。

官遷則爲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爲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於權要顯貴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於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爲賻。此固賢者之所爲也。

爲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箇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爲遮蓋也。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革薄從忠曰愚。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違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中。伺其過。急斷之。少遲。雀一回視。則金光翠色盡殞矣。其靳惜之意。專致而通於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於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

池能衛城。亦能壞城。夢中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古語。富貴之於人也。何以異是。

樹之榮華凋落。蟲之變化歸藏。時各不爽。理亦甚明。人之未三十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既七十而不歸。違時昧理。往往不如樹與蟲矣。

嘗讀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

子曰。敬奉教。此古人愛人真切處。

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古人言禮周詳處。

聞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爲辱耶。京官徇私犯法。何嘗無辱。以爲勞耶。京官潔己奉公。何嘗不勞。以爲卑耶。每榜進士四百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賄耶。淫耶。謗耶。識者不可得而聞。亦可得而料矣。余從旁觀之。深以爲戒。故立朝十四年。幸未蹈此。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此僧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便供給兩箇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卻大有悟頭。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求福之心勝。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遠矣。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句句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推此言也。苟無常行。便是小人。

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行之事。所歷之境。所見之物。至今一展卷瞭然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卽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學者宜以真詩爲法哉。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與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卽爲薄待天下之人。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友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

幾兩全矣。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

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燠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效驗。而始載於書。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不辨。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畏冥報者。又其次也。總以畏清議爲下手工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才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爲切實本領。

每日所言所行。盡合於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何等清閒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蕩。每日所言所行。不合於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沮閉藏。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聽姬妾攜作改嫁資。亦得好好散去也。

儒者以天地萬物爲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以耳目口鼻爲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白東谷先生贈聯云。識得造物生時。窗草盆魚皆是。尋取孔顏樂處。吟風弄月何妨。主靜居敬存誠。總要觀未發時氣象。窮理致知格物。無非求放心的工夫。執敬忘憂。境遇常教不足。存誠取闡。工夫切畏。人知先生所贈。卽自言所學也。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恐同年友王近微讀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學者宜以是爲鑒。誠然。

昔人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自給。此是好消息。又云。世路如漆。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

天子之孝曰就德被萬物。始終成就也。諸侯曰度。奉天子法度。榮其先也。卿大夫曰譽。遐邇稱譽也。士曰究。明審資親事君之道也。庶人曰畜。躬耕力農。以畜德養親也。此義不可不明。

直己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謙者。德之盛。遇險而順者。仁之成。王崇慶語。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十五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

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時不習。卽一部論語。又何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學此。孟子開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景丑氏一章。宋牼一章。王子墊一章。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卽七篇孟子。又何嘗一句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性。曰養性。循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不渝盡之矣。世人論紛紛。皆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爲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爲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

或問人死則氣散矣。又有厲鬼。何也。余曰。英雄豪傑。冤恨難明。突然而死。其氣不遽散。久之無不散者。如狂風大霾。三五日亦自散。惟清正之氣。附理而行。在天地間有常行不散者。大聖大賢。忠臣孝子也。

余見嗜酒之人。生子不解人事者頗多。其步履語言。常如沈醉狀。後亦不能成立。揆厥所由。蓋因醉後受孕之時。心神不靈。精氣從而昏亂。安得具有先天真性哉。况父母貪淫惡暴。奸狡狂悖之心。存於中。其精氣俱無所主。凡所生育。必非善良。可類推矣。

大凡作文立言。體會聖賢。闡發道理者。其人必光明正大。論定古今。剖析情事者。其人必英爽豪邁。巧露才思。多設機調者。其人必譎詐權術。竊取莊老。崇尚虛無者。其人必妄誕浮夸。勦襲陳言。訓詁字句者。其

人必酸腐學究。

閱本草知牛黃熊膽狗寶麝香之類。獸死尙有一椿可用。人靈於物。須思至死可用處何在。鰥夫寡婦之家。最宜遠絕媒婆賣婆巫婆尼姑人等。勿令入門。一入則金石之操。嫌疑不白矣。慎之。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卽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或有問天地之理者。余曰。未知一身焉知天地乎。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語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鬪。參禪醫想。獨牀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余曰。對善人醫惡念。交正士醫邪心。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尙在處。何念不憤。

聖人是天地一大醫。有病在人心性間。或在事物間者。一病必有一方。治無不效者。特人諱病耳。

僊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居官者。一揖一讓。一拜一跪。固當爲朝廷存體統。一進一退。一取一予。亦當爲父母存體面。

以神道教人則奇。以人道事神則正。以鬼道教人則幻。以人道事鬼則真。

死生壽夭一定之數也。富貴貧賤偶然之數也。若疾病勞傷憂思喜怒直情耳。數云乎哉。

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患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諸花香者無色。色者無香。香而色者必非正色。色而香者必非清香。德勝才勝之理如是。

諸禽雄者文采。雌者朴素。可以知婦人貴德不貴才色之義。

先儒觀薰酒知雨之理。觀爆栗知雷之理。余脫衣見火光亦知電之理。

顧涇陽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

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樞謂言必及義。不行小慧。便是用心之人。便非盜賊禽

獸矣。又何難之有。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吾君。

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爲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事本於實念。恐嘗自返。深用疚心。

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吾愛薛文清詩。吾愛陳白沙文。吾愛馮北海草書。吾愛黃鐵庵。

子瞻視世間無一不好人。何獨視伊川爲不好人。陽明與弟子言。見滿街都是聖人。何獨見朱子非街中

人。殊不可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勸戒之。卽今之六諭。故州長

一歲再讀。黨正一歲四讀。繁簡之宜。

章句帖括。走者如驚。視爲學問一路者。上也。視爲功名一路者。中也。視爲富貴一路者。下也。今人大抵就下。

古人有一二小節。傳爲美談者。如濂溪之蓮。淵明之菊。太白之月。浩然之梅。元章之石。叔子之碑。伯牙之琴。子陵之裘。孟嘉之帽。林宗之巾。以及諸葛之菜之類。非物重人。人重物耳。

楊伯起暮夜卻金。以四知謝之。方暮夜時。止兩人耳。餽者語人耶。伯起語人耶。趙清獻因杏花一聯。夜間令老卒喚妓。未幾悔之。欲追老卒回。老卒知清獻意。移時卽解。竟未去而止。老卒語人耶。清獻語人耶。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夫婦對語。乃與伯起清獻並傳者。忠宣語人耶。抑夫人語人耶。古今類此者亦多矣。傳不傳固有幸不幸歟。人亦止求自信而已矣。

東海有蜃氣。時而結爲城郭樓臺人物之類。在依稀無間。士大夫慕之者。求一見而不可得。或形諸夢寐。或發於辭章。或枉道而趨。或齋心以禱。幸得一見。喜輒三生。奇話驚人。佳篇累牘。余不知其城郭樓臺可近否也。人物可親否也。而慕之喜之。顧若是乎。使海內有高賢在焉。道德學問可近可親。其未見而慕。旣見而喜者。一如蜃氣耶。抑饑渴溯洄更有甚焉者耶。

陵母知興。嬰母知廢。不疑之母。平反飲酒。延年之母。決獄慟哭。此婦人之明哲者也。滂跪受教。李杜齊名。

裹坐舍藏家事任長徐庶之母義憤捐軀陶侃之母留賓截髮此婦人之通達者也合之可作賢母傳女有五不幸生而殊色一不幸爲富貴家女復爲富貴家媳二不幸丈夫不知義理三不幸不生不育四不幸生育過多傷殘肢體五不幸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眞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風水吾不敢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安子孫既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景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量而習之矣今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景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尙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箇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箇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婦人淫行責其失節是矣男子有仕宦而改節者何婦人之不若也

心中有天上等人也頭上有天中等人也腦後有天下等人也心中天可問頭上天可呼腦後天猶可回

顧其餘則頑然冥行。不知有天矣。

佛胼之召。夫子欲往。陽貨之拜。夫子不見。蓋化叛臣易。待權臣難也。聖人猶然而況下此者乎。見人而不見己。能言而不能行。是學者大病根。拔去此根。作聖之功備矣。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說陰陽是道。若說天地。則有缺陷矣。說性便善。若說氣質。則有善惡矣。

程子云。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朱子云。心之安者是道。楊慈湖云。心之精神謂之道。湛甘泉云。精神之中正爲道。羅整庵云。所通之理爲道。高忠憲云。成於天而不可易之謂性。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張楷云。成已成物之謂道。按諸說當以程說爲是。但聖人循而行之。則繼天而立極。百姓亦循而行之。可由不可知也。楊湛之說皆謬。

善卽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此言有理。

崔後渠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愚按大學明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愚嘗驗之矣。

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末上去。終日問辨。以爲無不在道。而於道背馳矣。斯言切中後學之病。

徐筆洞曰。讀三字書。思無邪。是一部詩經。無不敬。是一部禮記。讀二字書。執中。是一部尚書。讀一字書。時是一部易經。余補之曰。讀四字書。春王正月。是一部春秋。徐雲門曰。古聖人千言萬語。只要講明三綱六紀。反人心於至正。心正則倫明。心正倫明。則三才極致一理。五經無餘蘊矣。合二徐觀之。使得五經一貫之旨。

人生而靜。赤子之心是也。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賢易色。一節。大人完赤子之心。此二節。卽聖域賢關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於盡倫。非謂盡倫便可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莫大於求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是鐵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卽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其非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蓋前愆之孝子乎。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聖門致知真訣。言忠信。行篤義。是聖門力行真訣。余讀此十六字。與虞廷十六字。並懸座右。

孔子意必固我。說個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動。說箇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伐怨欲。說箇不行。是勉強而行之。

志於道一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至知格物之功。不是旁通觸類。曲技小術也。

聖人無行而不與。不止與二三子。實與千萬世矣。至今觀之。真是無隱。仁體不遠於心。心體或遠於仁。我欲斯至。言本體也。日月至焉。言工夫也。一日克己。卽一日用力。三月不違。卽終食無違矣。

仁。人心也。有何遠近。剛毅木訥。氣質近也。力行者。工夫近也。有其氣質。有其工夫。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諸生以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二語求解。予曰。智卽知言之全體。仁卽養氣之全體。不厭不倦。是不動心。真工夫。不動心。是願學孔子真種子。

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纔見得天地位。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便是天地不位了。拒楊墨。驅虎豹。疏九河。殛四罪。纔見得萬物育。若爲我兼愛。率禽獸食人。便是萬物不育了。故曰。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善餘慶。不善餘殃。天道之忠恕也。德報德。直報怨。聖道之忠恕也。

君子心安處。是天理。小人心不安處。是天理。老聃容貌若愚。不如夫子溫良恭儉讓遠矣。

孔門惟曾子爲大孝。孔子獨稱閔子騫者。以其處變甚難也。

人者。天地之心。子路此語。令讀者每一自思。汗流浹背。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陳布衣云。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請轉一語曰。人於此學。若真行之。則知在其中矣。良知。知也。良能。行也。王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

天道在人人道在心。人者天之都會。故心曰天君。

盡性只是與天爲一體。

教所以敬天而尊聖也。

天理如人之血脈。一息中斷。則血脈漓矣。

敬者。鏡也。有垢則鏡昏。有欲則敬亂。

求誠以聖人爲法。求聖以赤子爲法。

修身如修屋。一處不密。一處便漏。

心無日月之明。志無雷霆之奮。不可與言學。

理明而天地在眉睫。況萬物乎。

損有餘。益不足。平天下之能事。

湛甘泉云。學以救偏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故學者。大公之道也。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有不必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講學宜深明此意。

聖賢之言。理一分殊。會而通之。皆可逢原。讀三愆而知知言之學也。讀三戒而知養氣之學也。讀三畏而

知誠意之學也。讀九思而知正心之學也。讀三變而知修身之學也。讀三復而知齊家之學也。讀三重而知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善讀書者。又於此七章。知致知格物之學矣。

孔門之學。先求仁。仁從何求乎。仁者無私之謂。心安而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而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而理得也。生熟之分。天淵之判耳。求仁者亦求之無私焉。而心安理得矣。

孫鍾元先生云。賢智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誠哉是言也。邇來學者。以佛書爲內典。以禪語爲性命之學。其明驗矣。

世間有一種人。因聖賢說理。句句道盡。不得不翻案見奇。另立門戶。重發新論。名曰羽翼聖賢。實則叛離經傳。名曰提出頭腦。實則添出枝葉。

先儒謂靜坐便是善學。愚謂靜坐非主敬也。主敬則不覩不聞是靜。造次顛沛亦是靜。

孝廉失之謬。辟署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徇。清議失之僞。銓選失之雜。用人之難。從古然矣。讀書不達世務。真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講學格套。可厭者五。借孔孟而資穿鑿。一也。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也。尙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

湛甘泉有楊子折衷一卷。辨慈湖爲禪。詳矣。不獨整庵也。余觀慈湖云。言卽不言。不言卽言。知卽不知。不

知卽知。又云。動卽靜。靜卽動。又云。大學分身心爲流毒。孟子分志氣心性爲多疵。老子致虛守靜爲入道。噫。余已知慈湖之爲慈湖矣。整庵詆曰猖狂。甘泉辨其茅草。可謂有功於聖門也夫。

有明講學家。有云。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者。有云。搬木得法是道者。有看童子捧茶爲道者。有云。無學無覺。莫捧莫喝者。有云。斷送死字。可當大事者。有云。換箇手勢者。有解無善無惡。斯爲至善者。有見案上有硯。几下有火。皆心者。有說心要放下者。有謂心無一事爲敬者。諸如此類。曷可勝記。無怪乎開人辨駁之端也。

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惟志其必爲此。不爲彼。明白較量。固可一時而定。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

人不忠信。一笑一啼。皆假相也。况文章事業乎。

問如何致曲。曰。孟子四端是綱。曲禮兩篇是目。

一言終身。以恕字約賜之多也。六言六蔽。以學字化由之偏也。

欲友天下之善士。須絕詩酒之濫交。

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天也。

吾儒立論。從無處說到有處。如問鬼神而曰事人。問死而曰知生。問十世而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致知而曰格物之類。是也。若二氏。便從有處說到無處矣。說之何益。

脈理方書。字字分明。而良醫甚少。何也。口授之訣少也。天理人情。字字分明。而名賢甚少。何也。躬行之力

少也。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病。卻是不學者藥。

古人爲善者。自爲善。不以爲善。而邀福。今人爲惡者。自爲惡。不以爲惡。而避禍。

貪者忌廉。未有廉而忌廉者也。詐者疑誠。未有誠而疑誠者也。昧者訾明。未有明而訾明者也。奸者毀賢。未有賢而毀賢者也。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心安則言行安。言行安則夢魂安。夢魂安則生死安。生死之不安者。心不安也。

凡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汙潔者。而使不潔。儻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俱是全受全歸。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僞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僞而難知。

爲學之功要明辨。祇當在未行將行處辨之。徒鬬唇舌無益。
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佛老者。二氏之聖人也。其子弟從之無怪也。吾儒以孔孟之徒。而奉教於二氏。何異爲子而父異姓。爲臣而懷二心乎。

吾儒竄入佛教者。約有三種。走差程途曰誤。得罪名教曰逃。隨世崇尚曰襲。

晦庵喜摹曹孟德書。是胸中擴大能容。余惡曹孟德詩。不使入目。何其狹也。涵養之不同如是。

只因八股文章。耽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詩之盛也。奏於郊廟。詩之衰也。散於山澤。余讀之有感焉。

貧賤立品。富貴立心。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爲僊爲佛。論死後地位。爲聖爲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罪於赤子。寧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

條也。樞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否。

十二月十八日，與錫伯兄同侍母前，論聖人之道德。其子孫卻不能盡傳。兄曰：後世之人，傳聖人之道德者，卽聖人之子孫也。此言大有理。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誚，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僞，一家習慣，骨肉手足，壽張爲幻，人而異情，犬豕之象。

背後有言，面前無議，生前有笑，死後無淚。兄弟爲假，夫婦爲僞，朋友之交，如此者崇。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間耳。

先儒云：爲學先嚴義利之辨。愚謂爲政先嚴公私之辨。雖義利公私，總是此心，而幾微毫髮，不無少別。士君子真能體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兩箇如字，丘之禱久矣，一箇久字，可以事鬼神。

立品者，令人愛不若令人敬，令人敬不若令人服。至於服而愛與敬俱盡矣。布德者，令人喜不若令人感，令人感不若令人忘。至於忘而喜與感更深矣。

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聖人只是有規有矩的人，人倫之至，只是成方成圓的事。孟子之言，比也，非與也。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寒松堂集十卷。魏敏果公遺書也。原本公子一齋先生所輯。四庫全書已著錄。凡九十二卷。一爲江蘇採進本。提要謂公生平立朝端勁。爲人望所歸。講學亦純正篤實。無空談標榜之習。文章樸直。亦如其爲人性。其子學誠編此集時。意在於先人手澤。一字無遺。遂細大不捐。幾盈百卷。未免有榛櫟勿翦之憾。此蓋其全書。世已罕覯。行本十二卷。附年譜一卷。刻於嘉慶十六年。校刊姓氏。首列阮文達公。或爲公所審定。序莫能詳。而存著者。不及原編十之二。讀者缺然。愚謂傳世之書。與私家世守不同。士大夫持身行己。既有所表見於世。時抒其蘊蓄於中者。而爲言。固不可與文人華士。馳騁詞章。潤色太平者等論。而孝子慈孫。承其先澤。能讀父書。卽片札隻語。且將廣搜博訪。以展其罔極之思。愾乎如閱。優乎如見。而謂忍有所放失乎。好古者章闡懿言。欲其行遠而垂久。擇精錄要。義各有當也。今刊斯集。爲忻州趙佑申先生所纂訂。卽其尤要者。釐爲十卷。首奏疏。目次皆重爲標題。類列亦不盡依舊第。冠以本傳。仍刻原序於前。嗣當續刻年譜。章公行事始末。論世者可得其詳焉。光緒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王灝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魏 象 樞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寒 松 堂 集
六 冊

(本書校對者 王永模 謝雨東)

